

鲁迅与夏传经的读书故事

◎浙东人物 □唐宝民

胡适与买饼小贩袁陵的故事,已经尽人皆知了,人们感慨于胡适这样一个大... 也是极为尊重和热心的,比如,夏传经就是一个受到过鲁迅以礼相待并热心帮助的人。



鲁迅画像

查鲁迅1936年的日记,曾经有八次提到了“夏传经”这个人,分别是2月19日、2月24日、2月29日、3月2日、3月11日、3月12日、4月1日、7月8日(见人民文学版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六卷)。从日记的记载可以知道,鲁迅先生第一次收到夏传经的信,是在1936年2月19日:“十九日,小雨。午后得夏传经信,即复。”鲁迅收到信的当天,即给夏传经回了信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五天后日记中,鲁迅又写到了夏传经:“二十四日,寄夏传经信并书四本。”也就是说,鲁迅在24日那天,不但给夏传经写了信,还给他寄了四本书。那么,夏传经到底是什么人,值得鲁迅如此关切他?在《鲁迅全集》第十七卷第190页,笔者查到了关于夏传经的人物注释:夏传经是南京盛记布庄的一名普通职员,曾经写信向鲁迅询问译作的有关情况与研究文学的方法。

文学的事,真是头绪纷繁,无从说起;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,至少一国,英法德日都可,俄更好。这并不难,青年记忆力好,日记生数字个,常常看书,不要间断,积四五年,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。”“经历一多,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,我的预测时时有验,只不过由此一端,但近来文网日益,虽有所感,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。”在信的后面,鲁迅还为夏传经开列了一些书目,有25种之多,鲁迅还在书目的后面对所开列的书目进行了简单的点评。夏传经说:“这上面的书,都是我那时不曾读过的。”夏传经收到鲁迅先生的亲笔信后,非常感动,感动于一个著名作家能在百忙之中回复他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信。

而更让人感动的事还在后面,几天后,夏传经又收到了一封鲁迅的来信,这封信就是鲁迅于2月24日写的那封,这封信收在了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四卷第39页上,信中说:“顷偶翻书箱,见有三种存书,为先生所缺,因系自著,毫无用处,不过以饱蠹蠹,又《竖琴》近出第四版,以文网稍疏,书店已将序文补入,送来一册,自亦无用,已于上午托书店寄上,谨以奉赠。此在我皆无用之物,毫无所损,务乞勿将书款寄下,至祷至祷。”也就是说,鲁迅先生给夏传经寄了四本书。夏传经当然更加感动:“这封来信,真使我喜出望外,因为先生赠了我这么多书。于是我便注意着邮差:一次又一次地过去了,却

总不见寄书来!这时我的心里真难过极了,又不知道先生是送我几本什么书,又怕被邮局扣留,在这种心情下,熬过了一夜,在第二天的中午才收到书,赶忙拆开一看,才知道是《竖琴》《准风月谈》《南腔北调集》《坟》和两本《海燕》。”收到鲁迅先生寄来的书后,夏传经便认真阅读,并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,然而,不久之后(1936年10月19日),鲁迅先生就病逝了,夏传经得知消息后异常悲痛,为了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,他想珍藏一件鲁迅先生的照片或遗物,便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:“这里,我还附带着一个请求:假如有鲁迅先生的生前照片的话,我想请夫人给我一二张,使我好留作一个纪念。但,假如没有,那就只得算了。如果有关于鲁迅死后的照片见赠一二张,我也同样地欢迎和感谢!但如果连这也没有,那么,即使是先生的只字片纸或者极不值钱的遗物给我一些,我也非常感谢您的!”

相对于鲁迅先生这样一个文学巨匠而言,布店职员夏传经的确只是一个小人物,但鲁迅先生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小人物而慢待他,而是依然待之以礼,不但及时给他回了信,还主动给他寄书,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仰望的精神境界。鲁迅先生对待小人物的态度,是建立在对他小物的尊重和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,对恰恰在对待小人物的方式上,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伟大或者渺小来。

◎史林偶拾

季羨林的谦恭

□张达明

山东大学的学术期刊《文史哲》,办刊宗旨是“扶植小人物,延揽大学者”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季羨林先生给《文史哲》寄来一篇9万多字的长文——《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》,而《文史哲》一篇最多也只能刊发2万多字,这可难住了负责编辑这篇文章的李平生。

李平生觉得季羨林的这篇文章太长,不仅不适合刊发,而且该文以史料为主,缺乏思辨性。虽然如此,李平生还是担心,像季羨林这样的学术大家,会不会因为自己对他的文章删减而生气?“对于一位学人来说,每一个字都是凝聚着心血的成果啊,我觉得随便删稿是对他的不尊重。”

于是,李平生便试着与季羨林进行了沟通,希望能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对文章进行删减。季羨林没想到的是,季羨林在接到信件后很快就作了答复:“能在《文史哲》发稿是荣幸,无论怎样改我也不反对!”约半个月后,季羨林将该文压缩到4万字再次寄给李平生,并表示,如果还不符合要求,一定要无所顾忌进行删减。李平生又将该文压缩了近2万字,最后刊发在《文史哲》1996年第4期上。

季羨林后来专门委托蔡德贵教授向李平生表示感谢,说:“承蒙不弃,让拙文见刊,深表谢意。您的负责精神,让我钦佩不已,也受益匪浅。”

对此,李平生感慨道:“作为大学者,季先生没有颐指气使,而是充分尊重了编辑意见,他的低调和谦恭,显示了一个大家的风范。”

梅贻琦夫人做“定胜糕”

□刘跃

抗战后期,法币贬值,西南联大教授们入不敷出,生活十分清苦,夫人们只有各显神通赚点钱,贴补家用。梅贻琦虽然是清华大学校长,并且实际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,但家里也时常揭不开锅。其夫人韩咏华被逼无奈,于是听从学校庶务赵世昌的建议,跟着他学做中式米粉碗糕,售卖后赚些零用钱。

韩咏华与潘光旦夫人、袁复礼夫人合作,先由潘夫人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、三成糯米的米粉,回城制作时加上白糖,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,放进锅里去蒸。她们给这种糕点取名为“定胜糕”,意思是“抗战一定胜利”。然后由韩咏华挎着篮子,步行四

十多分钟送到冠生园寄卖。为了照顾梅贻琦的面子,韩咏华穿着普通的蓝布褂子,自称姓韩而绝口不提梅贻琦的名字。尽管如此,梅校长夫人挎篮卖“定胜糕”的事还是在很快地传遍昆明,甚至传到成都、重庆等地。“定胜糕”也随之声名远扬。

当时的昆明是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,梅贻琦的许多朋友路过昆明时总要到联大去看看,梅贻琦有时就在家用便饭来招待他们。每当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,韩咏华总是笑吟吟地亲捧着一大盘甜食进来,上面有鲜艳的花纹,环绕着四个红字“一定胜利”,殷勤地说:“请再尝尝‘定胜糕’,我们一定胜利。”在抗战的最艰苦阶段,梅贻琦及其夫人韩咏华依然充满抗战必胜的乐观精神,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其他国人。

曾国藩作《爱民歌》

□李健

清咸丰年间,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,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损害,如何改善军民关系,赢得民众对湘军的支持,这是曾国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在这个背景下,他动笔撰写了《爱民歌》,从乡村的实际生活和道德伦理观念入手,要求农民出身的将士将心比心换位思考,体谅老百姓的苦难,约束自己的行为。《爱民歌》提出的要求总共有三条:第一条是扎营不要懒,不准随便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用来修建营房,不准强拉民夫搬运物资,不准擅闯民宅。在老百姓的利益面前凡事都要退让一步。第二条是行路要端详,行军宿营时不准侵犯老百姓的利益,士兵都要住帐篷,不准进驻城镇和村

庄;在营地不准高声喧哗,不准推开挡道的路人,买菜吃茶都要付钱。第三条是号令要严明,不经批准士兵不准随便走出营房。曾国藩下令麾下各营主官都要组织学习《爱民歌》,将其作为湘军的军纪来执行,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湘军军纪持续恶化的速度,为争取人心、获得民众的支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在祁门大营的时候,曾国藩又写下了《解散歌》,规定了优待俘虏的“八不杀”,强调太平军的士兵和湘军弟兄一样,原先都是朴实的农民,他们浴血奋战只是成就了洪秀全等人,所以他们早就想打仗了。因此湘军要优待俘虏,放其一条生路,以后会有更多的太平军主动投诚。毛主席后来为红军制定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或多或少借鉴了曾国藩的《爱民歌》和《解散歌》。

高士奇机智回暗讽

□刘世河

高士奇(号江村)是清康熙年间的一代名相,因学识渊博且机智灵敏,深得康熙的宠幸和赏识。

高在上书房做侍郎时,与吏部尚书索额图和御史明珠皆为同僚,三人经常在一起开玩笑。一日,他们三一起外出办事,正走在路上,突然有一条大狗从胡同蹿出,然后跑远。望着大狗渐渐远去的身影,明珠故意问:“是狼是狗?”

索额图立马心领神会,随后大笑说:“是狼是狗(侍郎是狗)你得问江村大人。”

高士奇早已听出二人是在用谐音暗骂自己,但又不好明着回击,便故意装作不露声色地说道:“那

是条狗。”

索额图和明珠以为他根本就听不出话中的玄奥,便得意地打趣道:“何以见得?”

高士奇笑道:“狼、狗只是外形相似,本质却截然不同。区别主要有二,其一看它的尾巴,下垂是狼,上竖是狗(尚书是狗);其二看它吃什么,狼只吃肉,狗却是遇肉吃肉,遇屎吃屎(御史吃屎)啊!”

面对同僚的暗讽,高士奇没有迎头还击,因为那样反而正中他们下怀。先假装着在鼓里,吊起对方的小得意,随后话锋一转,只寥寥数语,便在不露声色中巧妙地回敬了他们。其聪明机智不但让索额图和明珠无话可说,而且还在心里十分折服。

清末浙南士子秋闱漫漫返乡路

◎史海钩沉 □刘晓东

在明清时期,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(“秋闱”)对于应试的士子而言意义重大,能否获得功名,从此踏上仕途光宗耀祖,乡试绝对是最紧要的一环。因此,逢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的乡试,历来为士子所重视。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为农历丁酉年,恰逢酉年正科,这一年的浙江乡试在八月初八开考。作为丁酉年的一名应举者,温州瑞安人林骏风尘仆仆往来于杭瑞。虽然最终铩羽而归,但他的《颇宜茨室日记》详细记录了此次返乡路,为后人深入了解清末浙南人往返省城的路径及交通工具的选择,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林骏(1862~1909),字宝熙,号箭云,廪膳生,浙江温州瑞安人,曾为晚清著名的瑞安孙氏的家塾教师。与孙衣言、孙锡鸣、黄绍箕等颇多交游。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,林骏从老家瑞安城出发,“宵初,同李芸岑、杨润谷二君乘舟晋郡”,次日“晨刻,舟抵温”,费时约6个时辰。在温州盘桓玩了五六天后,林骏于廿三日“载行李转上超武兵船”,“午正开行”,廿四日“未刻,抵宁波码头,计水路由温至宁波有一千余里,一昼夜竟到,兵船之速也。申刻……驾板船北上北京轮船”,廿五日“早晨,北京轮船抵申江”。从温州到上海,林骏一行又搭兵船又坐轮船,耗时只有22个时辰左右。在上海玩了两天,林骏一行于廿七日搭无锡快船“傍晚,自申江口起程”,廿八日“是夜亥刻到杭城,舟泊武林门外拱宸桥头过宿”。从上海到杭州走的是内河,耗时大概15个时辰。可见,林骏一行从老家瑞安出发,走海陆经宁波到上海,再由内河水路从上海到杭州,实际耗时约为43个时辰,也就是三天半多一点。

这条路线其实不是浙南读书人到省城乡试的传统走法,因为走水路是在清末海船运输兴起之后才逐渐兴起的,而且海路实际路程要远不少,路费也要高得多,对于大多阮囊羞涩的半穷书生而言只是偶一为之,不是常态。这不,林骏一行从杭城返回的路线便是中规中矩的传统赶路图。

参加完乡试后,林骏一行于八月廿一日返乡。从杭州到瑞安,路途主要分四大段,分别是杭州到兰溪、金华境内、丽水境内、温州境内。

也是林骏一行返程最主要的一程。八月廿一日,“将行李转入兰溪船。申后雨,自江口起程,十五里。是晚,舟泊六和塔进龙铺”,行15里约1个时辰;廿二日“晨刻自六和塔进龙铺起程,二十里。午刻至闻家堰……二十里。申刻至虎瓜山,十里。薄暮抵渡船浦”,行50里费时约4个时辰;廿三日“晨晴,自渡船浦起程,三十五里。午刻过富阳县,二十五里。申刻至汤家埠,遇雨,旋霁,又行二十里,晚抵包家集”,行80里费时约6个时辰;廿四日“早晨,自包家集起程,四十五里,顺风驶船。午刻过桐庐……四十里。申刻过七里泷……行六十里,戌刻抵乌石滩。是夜,舟泊滩头过宿”。这一天虽然是上水行舟,却因为有顺风相助,一天船行了145里,费时约6个时辰,是返程中旅行距离最长的一天;廿五日“晨,自乌石滩起程,五十里。午刻抵麻车埠……行三十里,申刻至李埠。十里,薄暮抵兰溪”,这一天行船90里费时约6个时辰。从杭州到兰溪共走了380里,经历5天,行船费时23个时辰。

第二段在金华境内,从兰溪经金华再到永康。廿六日“朝,自兰溪县南郭外起程,五十里……是晚停泊金华府通远门外大桥边过宿”,该日舟行50里费时4个时辰;廿七日“朝晴,自金华城外起程,十五里,午初至岭下铺,三十五里,未刻至石塘……申后大雷雨。是夜,泊野桥埠”,行船50里费时约4个时辰;廿八日“朝,自野桥埠起程,十里,近午过杨公桥,滩浅石露,高夫下水,扶舟而行,筋力几殆,行十里。薄暮,抵花街桥头,停泊一宵”,这一段走得特别艰难,由于滩浅不便行船,一天行船20里居然费时约6个时辰;廿九日“晨,自花街桥头起程,十里,已刻至烈桥。十里,午刻至永康”,该日行船20里费时2个时辰。计金华境内行船140里费时约16个时辰。

第三段为丽水境内。九月初日早晨“坐篋自永康起程,行十五里,午刻至黄堂。行十五里,未刻至石柱街。申刻至黄碧街,计行程途约二十五里。日向晚,下觅宽棧”,该日乘篋而走陆路,行程55里费时约6个时辰;九月初二日“早晨,坐篋自黄碧街起程,行十里,辰末至龟溪头。十里,已刻至黄龙。午刻抵缙云县,暂寓李家铺”,该日陆行20里费时约2个时辰;九月初三日早晨“冒雨坐篋,自缙云起程。二十里,辰末过东渡。行十里,已初至章坑。又二十里,午初至馆头……行三十里,至岩泉口……久之始行,计程十里许,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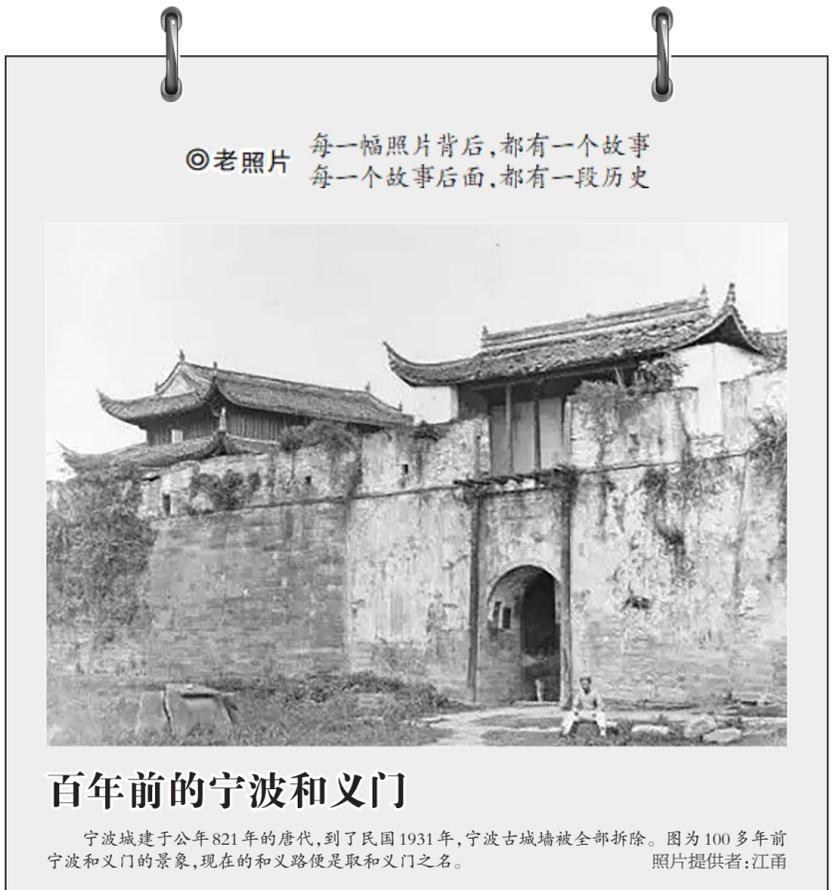
刻至清林。又五里,至奚渡……申初抵下河……是夜舟泊沙滩最浅处”,该日又恢复舟行,行程95里费时约6个时辰;九月初四日早晨“乘船自下河起程,已刻至石帆,午刻至金水,未刻至海口,行数里上岸……又行数十里,至青田县西门外。是晚,停泊前仓一宿”,该日行舟约五六十里,扣除游玩时间大约费时4个时辰。丽水境内水路兼行220里,费时18个时辰。

第四段,进入温州抵达家乡。九月初五日“天未曙,自青田前仓起程,三十里至温溪,始红轮东上。行四十里,已刻至桑溪。午初至下善,午正至小荆。行三十里,未刻至礁头。申刻至夏仙。远望江心双塔尖顶。薄暮抵温西郭外。饭后税河乡船,三人共载而行。终宵坐舟中拍手畅谈,顿忘客况”,该日林骏一行归心似箭,日夜兼程,白天从青田到温州舟行100多里,费时大约6个时辰;九月初六日晨“乘河乡船自温抵瑞”,从九月初五晚到该日早晨,林骏一行从温州连夜舟行回瑞安,大约走了七八十里路,费时约6个时辰。温州境内共计行程170里,费时约12个时辰。

这样,林骏一行从杭州出发到瑞安,水路兼行,历15天,水路费时69个时辰,累计行程910里许。虽然返程里程比来时短了至少三分之一,但由于都是以人力为主,比起机器动力的轮船兵船快船,耗时却多了一半以上。这条返程路舟车劳苦费时较长,可相对较为经济,一般贫寒士子仍以为之首选。

林骏一行的返乡路,是海运发达之前浙南人从省城杭州返乡的路线标配。这在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一次福建之行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。清同治十一年(1872),杭州诂经精舍山长俞樾从杭州出发赴闽探亲,途经瑞安访孙锡鸣。俞樾溯钱塘江而上,经桐庐、兰溪、永康、缙云、青田、温州、瑞安等地,走的路线和林骏一行基本一致,俞樾的《闽行日记》和六十多首诗中对此均有详细记载。

常言说“自古行船半条命”,在交通工具极其简陋不便,安全系数极低的古代,一个远在浙南的士子想要来省城参加一次“秋闱”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能否中举(和林骏一同赶考的8人全部名落孙山)不但要有才学,而且体力、财力都缺一不可,否则千里之行难出黉外,只好老死三家村做个私塾蒙师了。



◎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百年前的宁波和义门

宁波城建于公元821年的唐代,到了民国1931年,宁波古城墙被全部拆除。图为100多年前宁波和义门的景象,现在的和义路便是取和义门之名。 照片提供者:江甬